

# 食月记

仁杰居士著



博采皇城民风，写尽风花雪月  
且看一个京城爷们的食色性也



仁杰居士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风月草民 / 仁杰居士著. -- 昆明 :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0.9

ISBN 978-7-222-06785-1

I. ①风… II. ①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72937号

书 名: 风月草民  
作 者: 仁杰居士

---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icl.km.yn.cn

---

任务团队: SEDUCE工作室  
责任编辑: 王绍来 玉波狄  
策划总监: 罗严塔尔 (SEDUCE工作室)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3  
字 数: 463千字  
版 次: 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北关闸印刷厂  
书 号: ISBN 978-7-222-06785-1  
定 价: 39.80元



【第一卷】

风花雪月



自打满洲人关到现在，金兆枫的家族已经在北京定居三百六十二年了。他是正黄旗满州人氏的后代，在他的骨子里，残存着先祖遗留下来的智慧和自尊，保留着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痴迷。现如今，像他这样看重礼仪敦仁仗义的人实在太少了。

金兆枫小的时候听老祖讲过，家里在雍正年间曾有一座大大的府邸，连带爵位都是当初皇上爷的恩封。过去的建制是很严的，只有王公的宅院才能叫做府，王公以外的人家儿只能叫做宅或第，哪怕你是当朝一品的红顶子大官儿；朱漆大门能建在当中间儿的只有禁城和皇家建筑、王公府邸、大庙等这几类。金家在早的时候便有这么一座大红门面南居中的家——多罗郡王府。老祖可没赶上住王府的辉煌岁月，光绪八年出生时，他早归入了闲散宗室一类。他的阿玛在后海置下了一座三进的四合院儿，与自己的一正一侧两个夫人生养了七儿两女，过着“天棚鱼缸石榴树、懒猫肥狗胖丫头”的小康生活。老祖说，阿玛曾带他到老王府请过安，里边的人都是同一脉的亲戚。

老祖在兄弟里行七，阿玛管他叫小七子，把他看成是自己的眼珠子一样——春天带他去放风筝，秋初带他到有局的宅门儿去斗蛐蛐儿，过年的时候揣着蝈蝈带他逛厂甸，京城有名的大饭庄把他们爷们儿看成最懂美味吃食的爷。但宠着归宠着，在功课上的管教是极严的。当时的旗人不单懂得休闲娱乐，还特重视文化学习。老祖的阿玛把自己全身的文武艺技悉数教给了儿子，而老祖也自幼就打拳摔跤俱精，只是不能像阿玛那样静下心来弹好古琴。

老祖十七岁的时候，迎娶了小名叫作幼喜的马佳氏——二等子爵家里的四姑奶奶。男欢女爱的好日子刚过了六年，漂亮贤慧的幼喜就在第三次生产时因难产而驾鹤西行去了，给金家留下了一对千金。一年以后的第二次婚姻把老祖救出了痛苦的海——另一个叫如画的马佳氏小女子被娶进了家门。在第一个孩子夭折以后，他们又有了第二个孩子，这就是金兆枫的爷爷。

清末了，汉人们在被满洲人长期统治之后决意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了。赶到了民国，废了皇帝，革命党们遍地挥舞着刀剪要剪断人们头上的辫子，把满洲人视为异类和世仇。于是乎，大清门改叫了中华门，爱新觉罗姓改成了金姓和赵姓，许多旗人还自去了满籍。

旗人丢了铁杆庄稼，没了俸银禄米，就像初生的婴儿断了奶水。后海的三进院子换成了西四的两进院子，辞掉了好几个下人，瓷器字画让琉璃厂的铺子趁火打劫般地弄走了不少，倒是请来了一位前清的下岗御厨。

老祖的阿玛民国十七年殁了，临终的时候还喊着让老祖将来买回后海的老宅子。当时家里并不富裕，但为了祖上的荣誉和自身的体面，发送的时候还是请了京城有名的杠房，用了全套的执事烧活。次年，当家大爷做主，卖房子卖地分了家。

因为哥哥们照顾两位高寿的母亲，老祖分得的钱并不很多。他用自己的小部分家产在宣武门内买了一座带九间房的坎宅巽门的小院子——坐北朝南，正房三间，东西厢房各两间，倒座房两间，金柱大门稳坐东南角，没了祖辈的奢侈和排场，勤勤俭俭小门小户地一住就是半个多世纪。

老祖一辈子不变的爱好的就是丹青皮黄外加美食，向晚辈传授业术成了他一美差。他年轻的时候就爱喝酒，岁数一大，酒量也出溜下来了，晚年的时候常常在酒后痛哭流涕地带着京韵念叨着祖上无德自己也无德之类的话。

金兆枫小学和中学各跳了一级，他中学期间写的散文经常被登上作文报，尤其古汉语更是胜人一筹。老师和长辈们的夸奖时常让他飘飘然地认为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也不过如此。他坚定地认为自己是要写大作品的人，能在比曹禺写《雷雨》更年轻的时候就写出超越前人的大作品。他1980年十六岁就上了中国人民大学。

1981年初寒假的一天晚上，老祖让人把正在与同学聚会的金兆枫叫回家，与曾孙啰啰唆唆地叙了好久好久，前言不搭后语的。最后，老祖把自己玩了一辈子的京胡放到了金兆枫的手里：“这玩意儿打小就跟着我，真是亲叻，还是名家做的哪。当年哪，杨宝森上咱家里头唱堂会就是我用这把胡琴儿给伴的。得了，给你吧，别弄坏喽。对了，那个，后海的房子也不知道怎么样了，我是在那儿落的地呀。没事儿劳您驾，替我去瞅瞅吧。天儿挺晚的了，安了吧！”

第二天，残灯火灭，老祖在睡梦中告别了久已若即若离的生命，踏上西方正路，驾返瑶池了——享年九十九岁。老祖信佛，他曾对孙媳和曾孙娘儿俩说过：“咱们家里的人真亲哪，从来没有过分心离德的事。咱们下辈子一准儿还能投生在一个大家里，要真那样，我给你们当小的。”老祖后来被安葬在昌平的公墓，与他家祖上的圆寝仅距数里。

老祖歿了以后，家里现在只有住在正房东屋的爷爷、正房西屋的老妈和两间西厢房里的姐姐了。金兆枫住在两间已经打通的东厢房里，里间是卧室，外间是书房。爷爷辈儿的亲戚已经基本没有人在了，偶尔还有叔伯辈儿的男女们来家里串门子。

爷爷是在老祖买下这所房子的次年结的婚，当时是1930年。苦命的奶奶在解放不久就撒手人寰了，没能实现亲手抚养金家第三代男丁的夙愿。他有五个孩子，二男三女。大伯是老大，金兆枫的爸爸行三。大伯结婚以后就分出去过了，三个姑姑嫁人后也都随了婆家。随着孩子们一个个地娶妻嫁汉，最后，老祖留下的院子里只剩下了爷爷和自己的小儿子一家人。“文革”时期，刚直的小儿子没有了，这让老人痛苦了整个后半生。老人也效仿先人教育后代的方法，把毕生的能耐全部传授给了金兆枫——金家第三代传人里唯一的男人。爷爷和老祖一样，身体高高的，不健壮但却很健康，是个长寿的命。但到了2000年，心灵脑快的爷爷却奇怪地患上了老年痴呆症，无忧无虑地熬过五年之后，神态平和地闭着

眼找自己的先人去了。

现而今，老妈也是七十的人了，辛勤了一辈子，孝顺了一辈子，也贤慧了一辈子，她继承了满族女人所有的美德，含蓄温良有教养，也继承了老贵族后代特有的姣好肌肤。在金家的这小五十年里，守寡倒有将近四十年。每天都是笑脸向人，任是多苦多难多受罪，也没在明里暗里的抱怨过。青春如花的时节，她深深地爱着自己聪明英俊勤快坦诚的男人，男人也深深地爱着她。“文革”一开始，家里就受到了特别大的冲击，在大学教书的男人因为言论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极不合拍而被说成是反对社会主义，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比轮番批斗饱尝军用皮带更难忍受的是那些没有一丝人味儿的恶意侮辱和谩骂——男人的精神崩溃了，天生恐水的他抱着城砖，在月亮冷漠的注视下义无反顾地跳下了护城河。人们清晨发现了男人的尸体。他的眼睛还平静地睁着。她抱着他，像野兽一样悲壮地哭着嚎着——她骂男人太狠心，自己图清静却害她守上了不该守的没有尽头的青春寡，她哭这社会不公道，好人冤死了可坏人还活得好好的；她哭这社会没好人，怎么都跟疯狗乌眼儿鸡一样红着眼睛黑着心地去害人！结果，罪加一等，她被勒令每天定时去革委会报到，并拥有了一个新的称呼：畏罪自杀反革命分子的家属。她不止一次地想到死，可她一死，老人孩子就难为大了——狠狠心，她活下来了。后来家里总算是太平安定了，她守着老人和儿女，快乐祥和地生活着。

姐姐比金兆枫大三岁，是那种让人看一眼就能记一辈子的漂亮人儿，她自小就和弟弟一起跟爷爷学写字学画画，帮寡妈妈料理家务。该恋爱的岁月里，她挑过军官挑过医生也挑过干部，没有一个满意的不说，还把自己的眼睛给挑花了，于是，她索性不再挑了。她采取了守株待兔的战法。终于，一只傻兔子径自猛撞过来——1985年五一节，同单位的一个司机与她喜结连理，并当了上门女婿。温顺的丈夫对她和她的家人都很好，但却在结婚一年多以后死于一场重大的交通事故。痛上加痛的是，腹中尚未成形的胎儿也变成了一滩看得见的血水——她失去了丈夫，随之又失去了做母亲的机会。她十分清楚地记得，丈夫特别留恋她的身体，总爱在没有旁人的时候用尽一切办法挑逗她。在她的记忆里，初婚短暂的生活简直就是美丽的幸福，一想起那难忘的风月销魂就会由心灵到身体产生强烈的痉挛和颤动——心灵的痛苦和肉体的渴求使她再不能缺少一个人疼她爱她满足她属于她的男人——她决定迅速再婚。上天悯人。1987年正月，有个北京的小作家想写一部关于满族生活和京城民风的作品，希望能和她见见面。她同意了。晚上，两个人在西单东南角的海马歌厅见了面，谈的问的都不错。小作家长得挺高挺瘦，挺幽默挺文雅也挺会揣摩人的心理，就是烟抽得太凶，大重九一支接着一支，怪呛人的。于是乎，就有了随之而来的多次会面，多次的狂抽和猛呛。后来，小作家跟姐姐说：“每次分手以后，我都盼着马上就能再见到你。小时候和我最亲的人

是我妈，现在和我最亲的人是你。”姐姐听完以后就哭了，她随小作家来到他的宿舍，用自己的身体接纳了他。还是五一节结的婚，住的还是初婚的那两间西厢房。于是，姐姐有了比自己小两岁的老公，金兆枫有了一个叫许传尧的姐夫。姐姐重又找回了往日的温暖和快乐，发自内心的笑声又回来了，美丽的日子又开始延续了。

**2**金兆枫在1984年二十岁生日过后毕业了，被分配到机关当上了干部。虽然年轻，却工作勤恳，待人热情，外加超高的身材，得体的谈吐，脱俗的风度，很快取得了全局上下的好感。当时的机关工作人员均颇有些老爷风范，上班时间内，除了开会、看报、喝茶、抽烟就是侃大山，每年除了某几个特定的时间段以外，其他时间的工作量很少。金兆枫在1987年参加了国家法制法规草案的编写工作，加上平时的好表现和领导的好印象，在年底经过层层审批后被提拔成了副处长——本系统在全国范围内最年轻的县团级干部，同时，还享有了与处长共同使用一间办公室的资格。

当时，全国上下的所有人民大众几乎都在考虑着同一件事儿：经商和挣钱。上班的时候，年长的同事们毫无顾忌地当着他这个年轻领导的面大谈特谈着国家动向和商海沉浮，用公家的电话打听盘条和塑料原料之类的供求生意。其实，他心里也明镜儿似的。住在前街的虎黑子在因为伤害罪蹲了几年牢狱以后，一头扎到西单夜市勇敢地练起了服装生意，四年多的工夫，生意越做越好，连气质都从胡同串子混成了穷人乍富一般的二大款爷，胳膊上还挽着一个原来帮他在夜市上卖货的妞儿。虎黑子自小就特别崇拜北京有名的老炮儿（京城俚语，意为资深流氓）们，十五六岁开始就敢跟比他大的愤青们叫板。这家伙手挺黑的，性情像藏獒，跟别人打架的时候从来都是不说话就直接招呼，还经常把别人打得跟血葫芦似的。虎黑子有生干得最惊天动地的一件事就是十九岁的时候和在里仁街砸架——他没叫朋友，一个人对十三个，结果，他用管叉捅了对方四个人，自己也身中七刀，浑身是血，差点儿丢了命不说，五脏六腑还少了一样。因为遇事六亲不认，他在好人堆里和坏人堆里都没有太美的人缘，但这小子还挺孝顺爹妈的，从不在老家儿（京城俚语，意为长辈）面前撒野。居委会的大妈曾说他还没到坏到该活埋的地步。不打架的时候，虎黑子挺仗义的，而有了钱以后的他就更仗义了，每天晚上收摊以后，总有一帮人像跟屁虫似的跟着他，嘴里还虎哥虎哥地溜须着。有了钱的虎黑子不像以前那样见谁恨谁了，平时老是穿着干净的衣服和皮鞋，见了邻居总是主动上前打招呼，最后还忘不了叮嘱人家去买他刚进的新潮货。每次见到金兆枫，虎黑子都会亲切地叫他一声兄弟，因为虎黑子知道，金家的人都是有里儿有面儿有文化的好人。二人曾在一个夏天的晚上吃过一次饭，席间，五六个南城的小混混儿要找虎黑子的麻烦。虎黑子对金兆枫说：“兄弟，哥跟你

甄友舒正好在家。开门的时候可以看出，似乎金兆枫的到来打断了他与妻子的好事。男人懒散地穿着睡衣，一眼就能看出里边是赤条条的；女人的眼袋有些肿，和颜悦色地打过招呼后就匆忙进了卫生间。两口子与金兆枫都算得上是至交。

“你丫来的可真是时候啊。什么事儿？说。”甄友舒的话里带着疲倦。他拿起一盒希尔顿，顺手扔给坐在沙发上的金兆枫一支。

在金兆枫看来，朋友之间说话应该是畅所欲言的，没必要不紧装紧，跟婊子装贞女似的。只要以诚相待，偶尔道出一些粗口也无甚大碍——伟大领袖还骂娘哪，何况肉眼凡胎的百姓了。其实，金兆枫除了和几个身份低的朋友偶尔犯脏口，在大多数人面前总是温文尔雅谦谦君子的。

“你丫干累了吧？身上一股子骚腥味儿。哪次来哪次看你都累得跟刚卸了磨的驴似的，真他妈够不检点的！我不多待，抽完这根儿烟就起驾。”金兆枫端详了一眼男人的惨样，然后点着了烟，扭头对着卫生间的方向提高了嗓音说，“嫂子，我真没眼力价儿，您可别叨唠我。我下次再也不敢啦。”

“缺德玩意儿，你就不累吗？我都听见你说我坏话了。我身上根本就沒味儿。”女人的声音从卫生间里传出来，颇带有几分花腔女高音的底子。

“有味儿才好呢，说明您让甄哥动了真格的了。不寒碜，用不着害臊，我为我哥能娶着像您这样不分时间地点场合想用就能用的配偶而产生发自内心的嫉妒。”他的调侃中其实真的含有嫉妒的成分，毕竟他也到了这个岁数。“不跟您淡了，我找甄哥有正事儿呢。”

于是，他把来意小心仔细地说了一遍，并不时地观察着对方面部的变化。时间过得真够快的，一支烟的工夫愣没把事儿说利落。他又点着了一支。

“能办吗？明天我就得给人家送钱去。不出意外，半个月之内还钱没问题。你也别白忙，事成之后我给你五千块钱的利息。”他站起来，拍拍甄友舒的肩膀以示亲近。“干点儿好事儿，帮哥们儿一忙。”

“去你大爷的利息吧！哪儿有那么快的呀，上银行取钱还得排队呢。容我稍微想想。”甄友舒两手抱在胸前，小范围地来回走着。“跟别人借钱是来不及了。我妹妹前两天倒是搁我这儿一万五，可那是她让我帮着进货的呀。”想了又想，他下决心似的问道：“别跟我说没味儿的话。交个底，多长时间能还？”

甄友舒的妹妹嫁给了一个法国面包师的儿子。他们是北京外语学院的校友，女的是学英语的，男的是学汉语的。他们婚后去了巴黎。那里的一切最初使她感到很新奇很兴奋，但接下来就感到不太适应和不太喜欢了，毕竟，东西方的鸿沟不是一场婚姻就能填平得了的。想要终生移居巴黎尽情享受时尚生活的念头自杀了。在女人的怂恿下，名字很怪的法国小子随她一起返回了北京，在朝阳区开了一家礼品店，专门出售民间手工艺品。所有商品价格都高得快够着天了——不卖

中国人，专门针对各国的洋鬼。

看到甄友舒严肃的样子，金兆枫突然感到了好大歉疚。“要不……算了吧。我再找别人试试。”他狠吸了一口烟，伸出右手，“今天哥们儿让哥哥为难了！什么也别说了，就这我也得谢谢你。该走了。”

“孙子，你太操蛋了，说的是人话吗？等会儿。”甄友舒走到写字台前，打开中间的抽屉，从里面拿出一捆钱。他抓住金兆枫的右手，把钱使劲儿摔进了他的手心里。“记着啊，半个月，多一天我他妈抽死你。别给我利息，钱也不是我的。挣了钱别忘了请我吃大餐，必须是海鲜。滚吧！”

心里发热，鼻子肯定就发酸，眼睛里还会又潮又红，金兆枫当时的样子真够傻的。“成。什么都别说了，我以后……”

卫生间的门打开了。女人一边梳着潮湿的短发一边打断了客人的话。“再客气就见外了啊。以后有事儿就言语一声。哟哟哟，想干吗呀这是？是不是要洗脸呀？你眼里的那点儿洗屁股水够用的吗？”女人走近金兆枫，用带着水气的手擦了擦他的眼睛。“瞧你这点儿出息，怪不得到现在还找不着合适的呢。改改吧，别老这样，好歹你也是一爷们儿。以后嫂子给你找一个丰臀大奶的漂亮丫头当老婆，包你舒服得赛神仙。”

金兆枫这样的人也会腼腆和害羞，真是奇了大怪了。女人的话让他多少有些受用。“我先颠儿了。”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回过头来对甄友舒坏笑着说，“哥，以后再干完了先把内裤穿上吧。要是把您老的家伙晾坏喽，嫂子不寻死也得急得挠墙。”

女人大大咧咧地笑着，漏出一口整齐的白牙。“坏了也不怕。听说国外有性保健用品商店，我正准备托人买个仿真的洋货自玩儿呢。谁怕谁呀！”伴着话音的，是一阵放荡而亲切的浪笑。

“要真有那一天，我买一个最大号的送嫂子，保证你能天天都爽死。就是有一条，别使得太频繁了弄出工伤来。”金兆枫说完，也自我满意似的笑了笑。“我真得走了。”他走到门口打开门，回头又用嘴耍起了流氓，“嫂子啊，你洗完澡以后不穿胸罩真好看。”说毕，就势跑出了屋门。

随着砰地一声门响，屋里传出一声女人的恶嚎。“光棍儿大色鬼，浑球儿王八蛋。我咒你一辈子找不着女人放坏水儿。”话音还没落，屋里的男人也扯着脖子高喊了一嗓子，“你丫说话不算数。说抽一根儿烟就走，你他妈抽了两根儿。”

**3**第二天一到单位，金兆枫干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老李打电话，说钱已经备好了，让他马上过来取钱。

老李来的还真快。

“一万整。数数吧。”金兆枫把钱交到老李的手里。他忽然有了忐忑的感觉。



“不用。到刘经理那儿以后我就给你打电话。”风送话音，人急急地走了。

看着老李的背影，金兆枫的脑子里茫茫然的，接近一片空白。此时，他猛地有了这样一个念头：哪怕这一回挣不着钱白帮忙了都成，只要能把借的钱在半月内还上就阿弥陀佛了，最起码的，不能失信于朋友，更不能让朋友替自己背地雷。

想吃热食，又怕烫嘴。

他回到办公室，专心地等着老李的电话。

不一会儿，电话铃突然响起来，把失神的金兆枫下了一跳。

“金处长，我老李呀。钱我已经给刘经理了。他就坐我边儿上呐，说这次多亏你帮忙了，特别感激你。借条在我手里，你就放心吧。有什么事儿等我回单位再打电话给我吧，好吗？喂，听见了吗？金处长，你怎么不说话？”

金兆枫的脑袋早发木了，准确地说，是灵魂出窍了。对方电话里的高声发问把他从真空拽回了现实。“啊。我中午再给你打电话吧。挂了。”

他后悔参与这件事了。中午，他向老李问了刘经理所住旅馆的地址，准备下班以后单独会一会这个只有口音像山东人的山东人，探探虚实。

刚过下午六点，他就来到了刘经理的暂住地——前门廊房头条的一家招待所。

“我找莱阳来的刘经理，在吗？”

传达室里的中年女人正在吃零食。听到有人说话头也懒得抬，只是把目光移给了金兆枫。“你叫什么？”

“金兆枫。”

中年女人腾出一只手，从放零食的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

“那人不到十点就退房了。他说你肯定来找他，给你留了一封信。”她把信封递到金兆枫身前。

“谢谢。”他几乎是把信封抢到了手里。不是说还要在北京再待几天买电视打通关系吗，怎么突然就消失了哪？他扯开信封，急急地看着。

金处长，您好：

很高兴能在北京结识您。因有急事要处理，只能不辞而别了。我要先去济南办事处解决一些生意上的问题，还钱的时间可能要晚一些，请谅解为盼。等原料的事办妥以后，我会马上与您和李大哥联系。谢谢。

小刘

他把信封信纸揉成一团，怒怒地揣进了裤兜里。他预感到可能出事了。既然说好了原料是现货，付款交货不就行了吗，还有什么事情需要办妥？既然要马上离开北京，为什么整整一天都不打个电话知会一声就蔫不出溜儿地撤了？重重疑

团碰撞着他的思维。他意识到，百分之百的砸锅了。

他根本记不清是怎么进了老李家门的了。

“撞见鬼了，这回可他妈玩儿现了。你说我他妈好好的犯什么财迷呀。该！”还没等人让，金兆枫就一屁股坐在了离门最近的椅子上。“水。”

正在吃饭的两口子被他的做派晃傻了。老李的媳妇放下饭碗，倒了一杯水端到他跟前。“没事儿吧，处长兄弟？咱平时可不这样儿啊。”在老李媳妇的眼里，金处长是个文雅稳重的年青人，谈吐总是那么得体，根本不可能会说脏话。

“怎么了又？脸跟棺材板似的。吃饭没呢？没吃就一块儿吧。”老李和金兆枫也认识多年了，他可从来没见过金兆枫还有这样儿的风范。

“别跟我提吃饭行吗？饭得从后脊梁杆儿下去！”金兆枫喝了两口水。“老李，你跟莱阳的刘经理到底有多熟？丫怎么啥也不说，好不秧儿的挠丫子就跑啦！”

“跑啦？你怎么知道的？”老李的饭碗差点儿掉地上。他睁大了眼睛，说话的时候米饭也喷出来好几粒。

“把钱给他以后，我好像觉得特别没谱儿。所以，下了班我就找他去了。”金兆枫从裤兜里掏出已经被揉作一团的信封信纸递给老李。“看看吧。你知道这件事的后果吗？我的钱是跟朋友借的，那是他要给他妹妹进货的钱。倒霉催的，我他妈还说能赶紧还人家呢。瞧你认识的这些杂碎！”

老李支开了媳妇。

于是，金李二人低声地谈了起来。互相埋怨着，互相解释着，互相打强心剂，互相递宽心丸儿。老李告诉金兆枫，他知道刘经理济南办事处的地址，连电话号码都知道；他们以前只是公对公地打过几次交道，私下里没有共过事儿。最后，二人约定，明天由老李给济南打电话，什么时候找到人什么时候算，接通了以后埋怨他不辞而别不够意思就行了，别惊着他，然后，俩人赶紧买火车票直杀济南。

垂头耷脑的金兆枫逛荡到家，见过家人以后回到自己的屋子。不吃不喝，彻夜未眠。

4次日，办公室成了他的休息室。整整一上午，《人民日报》盖着脸，歪在沙发上一动不动。下午是上午的翻版，同样的位置，同样的姿势，同样的意识状态。等啊等啊，老李的电话始终没来。他快疯了。

快下班的时候，一直在市里开会的处长回来了。进了办公室，处长的脸简直像是大雨的前兆一般，阴沉的。他猛地拉开盖在金兆枫脸上的报纸。令他吃惊的是，对方的眼睛里并没有睡意。“当着别人我都不说你。你今天怎么回事儿？不知道别的同事对你有什么反映吗？！看看你现在的样子，跟一泡狗屎似的摊在那儿。像你这样，怎么当领导啊！”他的态度蛮横，简直像是在申斥自己的儿子。

他是爱护眼前的小金的，他清楚，这孩子聪明好学又肯干，将来的成就必定远远超过自己；小金会接自己的班当上处长，他绝对不允许这个可爱的年轻人因为工作上的失误而在不经意间提前断送了似锦的前程。

“出了点儿事，是我自己的事。对不起，是我错了。”金兆枫并无意辩解。

“怎么今天跟变了一个人似的？因为什么呀？我听听。”

“不好说。您也别问了。我先走了，明儿见。”金兆枫从沙发上站起来，面无表情地走出了办公室。

他来到离家很近的一家餐厅，想用二锅头梳理一下无名的愁绪。菜成了摆设，酒倒下去得挺快，一瓶酒干没了，筷子还没动。

“姑娘，劳您驾，帮我再拿一瓶儿来。”他向女招待申请的时候全无醉意。

虎黑子叼着烟，带几个人走进了餐厅。他一眼就看见了金兆枫。“真不多见呀，兄弟。怎么一个人喝上啦？难得。咱一块儿吧？”他虚意地让着金兆枫。其实他知道，金兆枫是不会和他周围的这些人同桌的。

“不用。”金兆枫接过虎黑子递过来的烟。“喝你们的吧。”

“得哩兄弟，慢慢儿喝着，那我就不陪你了。哪天咱们约约，我就爱跟你聊，特长学问。”虎黑子给金兆枫点着烟后，带着人走到离金兆枫很远的一张桌子旁坐下。

“虎哥，刚才那大哥怎不给您面儿啊？哪区的他是？够不懂事儿的。”虎黑子桌上的一个小崽儿想拍他的马屁。

“操你妈！”虎黑子使劲儿点着小崽儿的脑门子，“我兄弟今天有心事儿，没看见他不高兴吗？我都没敢烦他，你丫敢？狗屁玩意儿，再不懂事儿我他妈抽死你。”

金兆枫听到了他们的对话。大概时间也不早了，他也该回家了。老妈总惦记着儿子，不能没事儿就让她着没影儿的急。

结完账，他来到虎黑子的桌前。“黑子，我先回去了。账我替你们结了，又加了十瓶啤酒。”他严肃地看着多嘴的小崽儿，“干事儿别跟秦桧似的。再背后说坏话，我他妈摔死你！”

众人皆惊。

虎黑子倒是知道金家的男人都学过家传的把式。可打死他也不信，金家会出动粗撒野的种儿，甚至还敢耍口贩子摔死人，看来自己以前倒是小瞧了人家。

“兄弟别生气，丫不懂事儿。走，哥送送你。”他把手搭在了金兆枫的肩膀上。他知道金兆枫有点儿高了——脚下都不稳了。

“不用。喝吧你们。”他拿下虎黑子的手，伴着摇晃，坚定地走了。

**5**第二天上班，他对处长说要外面办点儿事，匆匆离开了办公室。他来到体委找老李。同事说，老李刚刚打电话来请了假，今天可能不会来了。

一头雾水，外加一脑门子官司。都是些什么人呢，他愤愤地想。

悻悻地回到办公室，推开门，看见老李正坐在处长的对面。

“你怎么回事儿啊，昨天？”他强压怒火，尽量调整着语气。

“走走走，咱外边儿说。”老李起身与处长道别后，拉着金兆枫来到办公楼下。

老李说，他昨天白天一直给刘经理的济南办事处打电话，可一直没人接；直到晚上十一点了才等到刘经理接了电话，对方说还要在济南耽搁几天，然后再回北京办理原料提货的事情，并一再保证他是守信用的。

“为什么办事处老没人接电话？他是光杆儿司令吗？拿了钱连招呼都不打就跑，有这么不关公的吗？你没问问他，赶上什么贼上房火烧梁的急事儿啦？王八蛋操的，真他妈恨死我了。”他真的怒了。

老李倒是挺沉着的。“我什么都没问，我怕打草惊蛇。咱们现在需要了解的是，他什么时候能来北京给咱们办事儿还钱。如果他真是骗子，你把他惊着就坏了，他肯定离开济南就跑。找不着他，钱不是就完蛋了吗？”

“你想怎么办？”

“我是这么想，”老谋深算的家伙似乎胸有成竹，“他不来北京，咱们上济南找他去。不给咱们办事儿可不成。”

“他要真办事儿，还多余咱们上赶着吗？我说你有没有智商啊？连这么蠢的主意都能往你脑袋里跑。赚不赚钱现在对我不重要了，我现在想的是怎么把钱还给朋友。长这么大，我他妈还没骗过人呢！这回倒好，让你给开了先例了。”

“我不是也想把事儿办好吗？谁知道还有这么蛾子呀。”老李也有苦衷。

“你就是急功近利。这倒好，把我也给捎上了。不过说回来了，也怪我，谁让我跟着你犯财迷呢！”金兆枫在责任划分上倒还算公道。

“金处长，这话说得就不合适了吧？咱不说犯不犯财迷，就是我求您老人家帮忙，您是不是也会找朋友借钱给我呢？”老李耍开了中庸之道。

“不借。你连想都甭想。别让我戴着高帽儿装好人，我干不出那样的好事儿来。我就是犯了财迷才手心朝上的。”金兆枫真是坦诚到家了。“最后一句话，现在有没有准主意？”

“有。”老李让金兆枫给刺挠怕了，连说话都陪着小心。“要不，明天我跟领导说一下，到山东体委去出差。我们正好有个项目要合作。”

“能成吗？”

“肯定。这个项目是我负责的。”

“最好能找着他，什么邪事儿都别出。别明天了，你干脆现在就回单位，早定下来早买票。有了消息马上跟我电联。就这样吧。”金兆枫伸出手。

一个小时后，金兆枫接到了老李的电话。老李说，他上济南的请求已经得到

领导的批准，现在准备去北京站买票。

“拜托拜托。甭管什么时候的票，越快越好。”金兆枫自己急，也让别人急。

“你可真不心疼我。好吧，全听你们娘们儿的。买着票我马上通知你一声。”

下午刚一上班，老李又打来电话。“喂，金处长啊，票买好了，晚上的。我把事儿办踏实了就给你打电话来。放心吧，什么事儿都没有，静候佳音吧您哪。”话里话外透着一股轻松，没事人儿似的。

接着就是漫长的三天。上班加下班，等待加等待。心里的火很大，恨不能烧干太平洋。

第四天是周末。中午吃完饭，刚回到自己的屋里，就听见老妈喊：“兆枫，电话，济南打来的。”

电话是大伯为给爷爷看病方便安的，装在正房中间的客厅。

“办怎么样了？”他急切地问。

“唉！我都不好意思给你打电话了。瞧他妈我认识的这人。到这儿以后，连面儿都没见过几次，这孙子老他妈躲着我。你知道他办事处什么样儿吗？就是跟一招待所里开了间房，电话是招待所的公用电话。我现在就住这儿呢。他根本没想再上北京去。我让他还钱，他说钱买东西送礼了，得等他回莱阳拿了钱再说。我问他什么时候回莱阳，他说济南的事处理起来特麻烦，还得拖些日子才成。昨天他出去的时候，我在后边跟踪了一次。你知道这孙子处理什么事儿去了吗？就是在公园里找个地儿坐下来犯愣，一根儿接一根儿地抽烟。金处长，真对不起你了。怎么办呀这事儿？”

他蒙了，上当受骗无疑了！一万块钱，合他这样的处级干部好几年的工资呢。

“我去济南找你吧。我现在就找人买票，明天肯定到。你留点儿神，别让这小子跑喽。”他挂了电话。不知为什么，他身上一阵发紧。

6 到济南火车站的时候，已经过了午夜。

收费五元的人力车把他拉到了老李说的地址——济南历下区的一家招待所。叫开紧锁的玻璃门，正在值班室办手续，迎面看见了闻声而出的老李。

“晚上给你们家打了电话。老太太说你夜里到。”老李接过行李，把他带到自己的房间——两张床的小双人间。

“说说，什么情况？”金兆枫坐在床边，顺手抄起一张报纸扇着汗。

“那小子在呢，104。”老李压低了嗓门说。“你看……”

“甭想辙了，直接敲他门。”

门开了。睡眼惺忪的刘经理看见眼前的金兆枫着实吓了一跳，顿时睡意全无。“唉呀！是金处长啊。你怎么……怎么……什么时间到的？”

“啊，我刚到。坐坐坐，别跟这儿戳着。”金兆枫一脸的和颜悦色，“刘经理够不仗义的啊，离开北京的时候也不知会一声。我怕你太忙了，所以到这儿来找你，接着谈一下那一千吨原料的事儿。怎么样啊，办得差不多了是吧？”

“啊……嗯……那个那个……是这样，”他支支吾吾地开始编故事，“我已经和李老师讲过，济南的生意遇上些麻烦，处理完这件事咱们马上办你的事，好不好？”

“我跟这儿的公安局、工商局都有管事儿的朋友。你的事儿我帮你办，我的事儿你帮我办，就这么定了。你明天去忙原料的事，忙完咱们后天就回北京办贷款。”

“我的事是私人之间的事，我自己处理就好了。”刘经理有些慌神儿了。“供货公司的经理到外地出差了，要过几天才能返回来。你放心，三四天，就这三四天我肯定能办好。你还不相信我吗？”

“相信你。不然，我能借你一万块钱吗？明天让老李先回北京。我在这儿陪着你。好话坏话我都不说了，你好自为之吧，啊？”金兆枫把头转向老李，“你上午就买票去，没事儿别在这儿犟着了。咱们回屋去吧。”他站起身来，对刘经理说：“明天开始，咱俩住一块儿，万一有什么事儿也有个照应。”

回到房间，金兆枫对老李说：“事儿准瞎了，准的。你明天就回去吧，在这儿一人跟俩人没什么区别。我就在这儿死盯了。回去了赶紧上我们局里去一趟，替我跟处长请几天假……请一个礼拜的吧。正赶上周末，出来的时候一急就忘了。”

“我来的时候倒是请了假了。要不……咱俩一块儿在这儿待几天吧？反正单位也没什么事儿。”老李心里充满了感激和歉疚。毕竟，事儿是他引来的。

“你有瘾啊？有毛病吧？我可跟济南没交情，我是没办法才来的。有事儿别死扛，没什么大不了的。”

“你刚才干吗不问他借款的事儿啊？”老李好像发现了新问题。

“我倒想问呢，能问吗？吓他一跳还成，吓他两跳他非惊了不可。我是为了死马当活马医，不是为了把他吓死来的。”他开始脱衣服。“睡吧。关灯。”

第二天，老李到火车站买了当天下午的车票，中午分手时金兆枫对老李说：“记住了啊，到局里替我请假，一周的。别忘了跟我们处长说，工作上让他多费费心。”

老李答应了。

一连三天，刘经理也没干出什么有用的事情来。他说，已经电告莱阳公司，让派人到济南送一万块钱来。他的嘴里跑着好几辆火车，人有所问，他有所答，一味地推诿许愿编故事，让你总有希望却总没结果。

也有收获。这几天，金兆枫和招待所里的两个女服务员倒是混得蛮熟的了。两个人都姓刘，一个是老家在青岛的济南人，叫刘金英，二十岁；另一个是滨州人，叫刘迎春，十九岁多。



从她们嘴里，金兆枫得知，刘经理的女朋友叫王凤荣，是济南人，上一星期刚刚做完流产手术——可怜的未婚姑娘在半年之内肚子被玩儿大了两次。刘经理之所以待在济南，就是因为他要经常到女方家里去照料人家。刘金英还把刘经理女朋友家的地址写给了金兆枫，并说刘经理近期绝对不会离开济南的。听了这些话，金兆枫的心里算是安上了定海神针。他暗笑老李这个蠢才：待了好几天，连情况都摸不清，真不是当侦察兵的料。

刘金英在确认金兆枫肯定不是坏人之后，便放心地与他交往起来。虽然接触时间不长，但姑娘对他极有好感：有文化的大学生、像县长一样大的职位、好听的口音、广博的见识和伶俐的口才。听金兆枫说话的时候，她的眼神里总是充满了崇拜和敬慕。

“想不想去北京啊？”金兆枫苦中寻乐，拿人家姑娘寻开心。

刘金英的眼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伤感。她低下眼睛，轻轻地点了点头。

“那你跟我走吧。到了北京我给你找个工作，好不好哇？”他真是太亲切了。

“我不要去！”姑娘似乎生气了。山东人都自称俺，而她在金兆枫面前却努力把俺说成我——也怪难为的。

“我倒是挺喜欢济南的——济南有大明湖，有千佛山，多美呀！我还没去过呢。”反正刘经理暂时不会离开济南，也许他真是因为女朋友流产的事才不辞而别离开北京的，也许供货公司的经理真的出差未归——他不情愿地为他开脱着。

“我领你去吧。明天不是我的班。你想去哪儿？”

“上午千佛山，中午我请你吃饭，下午就大明湖的干活。行吗？”

“明天早些起床，我下了班咱们就出发。”她变得兴高采烈，发自内心的。

次日八点开拔，奔向千佛山。

因为不是周末，游人并不太多。爬山的路上，她不停地为金兆枫作着讲解。

他们游览了千佛寺——像全国许多佛寺一样，寺匾是由赵朴初题写的。从寺里出来后，两个人找了一块临风突兀的巨石坐了下来，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济南的一角。他给她讲着佛教的诞生和流传，讲着中国的历代高僧和佛教圣地，讲着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讲着三山五岳江河湖海，讲着人生的哲理和感悟……她像花痴一样目不转睛地看着他——这是她一生中遇到的最棒的男人，是她日思夜想神驰魂往的梦中港湾——她暗暗地在心里祈祷着自己的杂念。

发现了姑娘的异样，金兆枫顿感颇不自然。“哟，不对呀！怎么这么看着我呀？跟看贼似的。听傻了吧？”

姑娘没说话。她低下头，脸红得像春天里盛开的桃花。

“傻丫头，你看看你，还不好意思了呢！”这么有意思的姑娘在北京早就绝迹了。他忘记了苦恼，忘记了使命。他开心地用手摸着她的脸庞。“脸红啦？害